

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

全晉文卷一百四十八

烏程嚴可均校輯

後趙

石勒

勒字世龍，初名匍。上黨武鄉羯人。惠帝末從汲桑爲盜，桑死歸劉淵爲輔漢將軍平晉王。淵僭號授持節平東大將軍進安東大將軍尋授鎮東大將軍封汲郡公。劉聰嗣位授征東大將軍并州刺史尋授幽州牧又授冀州牧進封本國上黨郡公加侍中、又加崇爲陝東伯。劉曜嗣位署大司馬、大將軍加九錫進爵趙公。晉太興二年自稱趙王都襄國至晉咸和三年改元太和。其明年擒劉曜又明年僭卽皇帝位改元建平徙都臨漳。咸和七年死在位十五年諡曰明皇帝廟號高祖。

下令絕劉曜

孤兄弟之奉劉家人臣之道過矣若微孤兄弟豈能南面稱朕哉根基既立便欲相圖天不助惡使假手斬準孤惟事君之體當資舜求瞽瞍之義故復推崇今主修好如初何圖長惡不悛殺奉誠之使帝王之起復何常邪趙王趙帝孤自取之名號大小豈其所節耶晉書載紀石勒傳上

又十六國春秋十三

下令論功

自孤起軍十六年于茲矣文武將士從孤征伐者莫不蒙犯矢石備嘗艱苦其在葛陂之役厥功尤著宜爲賞之先也若身見存爵封輕重隨功位爲差死事之孤賞加一等庶足召慰答存亡申孤之心也晉書載紀石勒傳下

又十六國春秋十三

下令起建德殿

去年水出巨村所在山積將皇天欲孤繕修宮宇也其擬洛陽之太極起建德殿遣從事中郎任汪師使工匠五千採木召供之晉書

戴紀石勒傳下又十六國春秋十三

復武鄉令

武鄉吾之豐沛萬歲之後魂靈當歸之其復之三世

石勒傳下

復黑免下令

案記應白兔爲瑞此黑免何祥外檢舊典

十六國春秋十二太和元年二月

擒劉曜下令

所欲擒者一人耳今已獲之其敷將士抑鋒止銳縱其歸命之路

晉書戴紀石勒傳下

又十六國春秋十三

下書拒石虎等勸稱尊號

孤猥呂寡德忝荷崇寵夙夜戰惶如臨深薄豈可假尊竊號取譏四方昔周文呂三分之重猶服事殷朝小白居一匡之盛而尊崇周室況國家道隆殷周孤德卑二伯哉其亟止斯議勿復紛紜自

今敢言刑茲無赦

晉書戴紀石勒傳上又十六國春秋十三

石勒

下書採集律令之要

今大亂之後律令煩滋其採集律令之要爲施行條制

晉書載紀石勒傳上

又十六國春秋十三

下書國人

國人不聽報嫂及在喪婚娶其燒葬令如本俗

晉書載紀石勒傳下又十六國春秋十三

下書賜陳武妻

昔周之興也四乳八子今武妻一乳四子可爲慶過姬祥美比曩日二儀諧和氣所致其賜乳婢一口穀一百石雜綵四十匹庶后肅迎嘉祥

十六國春秋十三黎陽人陳武妻一產三男一女

下書修祖氏墳墓

祖逖屢爲邊患逖北州土望也儻有首丘之思其下幽州修祖氏

墳墓爲置守冢二家

晉書載紀石勒傳下又十六國春秋十三

下書八座

自今有疑難大事八座及委丞郎齊詣東堂詮詳平決其有軍國
要務須啟者有令僕尚書隨局入陳勿避寒暑昏夜也

晉書載紀石勒傳下

又十六國春秋十三

又下書

自今諸有處法悉依科令吾所忿戮怒發中旨者若德位已高不
宜行

晉書作訓罰或服勤死事之孤邂逅罹譴門下皆各列奏之吾當

思擇而行也

晉書載紀石勒傳下又十六國春秋十三

不書招賢

令公卿百寮歲薦賢良方正直言秀異至孝廉清各一人對策上

第者拜議郎中第中郎下第郎中其舉人得遞相薦引廣招賢之

路

晉書載紀石勒傳下又十六國春秋十三

下書議復寒食

寒食既并州之舊風朕生其俗不能異也前者外議曰子推雖朕之臣王者不應爲忌故從其議儻或由之而致斯災乎子推雖朕

鄉之神

石勒傳下又十
六國春秋十三

晉書載紀

非法食者亦不得亂也尚書其促檢舊典定議曰聞

晉書載紀

報劉琨

事功殊途非腐儒所聞君當逞節本朝吾自夷難爲效

晉書載紀
石勒傳上

又十六國春秋十三
一逞節作敵節

石虎

虎字季龍勒從子拜征虜諸軍署魏郡太守封繁陽侯勒稱趙王遷侍中封中山公勒僭號授太尉守尚書令進封中山王石弘嗣位拜丞相魏王大單于加九錫自晉咸康元年自稱居攝趙天王改元建武其三年僭稱大趙天王自晉永和五年僭卽皇帝位改元太寧在位十五年石遵時謚曰武皇帝廟號太祖

上石勒疏勸進

臣等聞有非常之度必有非常之功有非常之功必有非常之事是曰三代陵遲五伯迭興靜難濟時績侔睿古伏惟殿下天縱聖哲誕膺符運鞭撻宇宙彌成皇業普天率土莫不來蘇嘉瑞徵祥日月相繼物望去劉氏威懷于明公者十分而九矣今山川夷龍星辰不孛夏海重譯天人係仰誠應升御中壇卽皇帝位使攀附之徒蒙尺寸之潤請稱大將軍大單于領冀州牧趙王晉書無此十三字依漢昭烈在蜀魏王在鄴故事召河內魏汲頓丘平原清河鉅鹿常山中山長樂樂平十一郡并前趙國廣平陽平章武渤海河間上黨定襄范陽漁陽武邑燕國樂陵十三郡合二十四郡戶二十九萬爲趙國封內依舊改爲內史準禹貢魏武復冀州之境南至盟津西達龍門東至于河北至于塞垣曰大單于鎮撫百蠻罷許朔司三州通置部司已監之伏願欽若昊天垂副羣望也晉書載紀石勒

傳上石季龍及張敬張賓左右司馬張屬六程還文武

等一百二十九人上疏云云又見十六國春秋十三

敷敬佛圓澄

司空李農朝夕親問太子諸公五日一朝表朕敬焉

高僧傳九涉苑跡林七十

方又十六國春秋二十一

敷麻秋

受降如待敵將軍慎之

晉書載記石虎傳上段遜遣使詣降處使征東麻秋百里郊迎敷秋云云又見十六

國春秋十五

下書稱居攝趙天王

王室多難海陽自棄四海任重故俛從推逼朕聞道合乾坤者稱

皇德協人神者稱帝皇帝之號非所敢稱一作且可稱居攝趙天

王已副天人之望

晉書載紀石虎傳上又十六國春秋十五

下書曰錢穀麥贍刑

刑賑之家得召錢代財帛無錢聽召穀麥皆隨時價輸水次倉

晉書

載紀石虎傳上又見
計十六國春秋十五

下書尊佛圖澄

和尚國之大寶，榮爵不加高祿不受。榮爵匪顧，何㠭旌德？從此㠭往，宜衣㠭綾錦，乘㠭雕輦。朝會之日，和尚升殿，常侍㠭下，悉助舉。傳九法苑珠林七十六

又十六國春秋二十一

下書清定選制

三載考績，黜陟幽明。斯則先王之令典，政事之通塞。魏始建九品之制，三年一清定之，雖未盡弘美，亦縉紳之清律人倫之明鏡。從爾以來，遵用無改。先帝創臨天下，黃紙再定。至于選舉，銓爲首格，自不清定。三載于茲，主者其更銓論，務揚清激濁，使九流咸允也。吏部選舉，可依晉氏九班選制，永爲揆法。選畢，經中書門下，宣示三省，然後施行之。其著此詔書于令，銓衡不奉行者，御史彈坐。自

聞晉書載紀石虎傳上又見十六國春秋十五

下書拒上尊號

過相寢美猥兒推逼覽增恧然非所望也其亟止茲議今東作告始自非京城內外皆不得表慶晉書載紀石虎傳六又十六國春秋十五

下書問中書令

佛號世尊國家所奉閭里小人無爵秩者應得事佛與否又沙明皆應高潔貞正行能精進然後可爲道士今沙門甚眾或有奸宄避役多非其人可料簡詳議眞僞高僧傳九廣弘明集六又十六國春秋十五

下書聽百姓爲道士

度議云佛是外國之神非天子諸華所可宜奉朕生自北鄙忝當期運君臨諸夏至于饗祀應兼從本俗佛是戎神正所應奉夫制由上行永世作則苟事允無虧何拘前代其夷趙百蠻有舍于淫祀樂事佛者悉聽爲道士高僧傳九晉書佛圖澄傳廣弘明集六又十六國春秋十五

因災異下書

朕在位六載不能上和乾象下濟黎元已致星虹之變其令百僚各上封事解西山之禁蒲葦魚鹽除歲供之外皆無所固公侯卿牧不得規占山澤奪百姓之利晉書載紀石虎傳上附大旱白虹經天虎下書云云又十六國春秋

六

又下書

前呂豐國澠池二治初建徙刑徒配之權救時務而主者遂爲恆法致起怨聲自今罪犯流徒皆當申奏不得輒配也京獄見囚非手殺人一皆原遣晉書載紀石虎傳上又十六國春秋十六

因天變下書求極言

蓋古明王之理天下也政已均平爲首化已仁惠爲本故能允協人和緝熙神物朕已眇薄君臨萬邦夕惕朝乾思遵古烈是已每下書蠲除徭役休息黎元庶俯懷百姓仰稟三方而中年已來變

皆彌顯、天文錯亂時氣不應斯由人怨于下譖惑皇天雖朕之不明亦羣后不能翼獎之所致也昔楚相修政洪災旋弭鄭卿勵道氣祲自消皆股肱之良用康羣變而羣公卿士各懷道迷邦拱默成敗豈所望于台輔百司哉其各上封事極言無隱晉書載紀石虎傳上辟白虹出自太祖經鳳陽門東南連天十餘刻乃滅虎下書云云又見十六國春秋十六

石遵

遵字大祺石虎第九子石弘時封齊王石虎僭位封彭城王石世嗣位石虎爲左丞相尋廢世石晉永和五年僭卽皇帝位改元青龍在位一百八十三日爲石鑒所殺

假劉氏令

劉氏劉曜幼女虎
石虎皇后生子世

嗣子幼冲先帝私恩所授皇業至重非所克堪其曰遵嗣位晉書載紀
石遵傳

冉閔

閻宇永曾，小字棘奴。魏郡內黃人。召父母良爲虎眷子，因姓石。拜建節將軍、封修成侯。歷北中郎將、游擊將軍、遷征虜將軍。封武興郡公。石遵僭位，爲輔國大將軍、督中外諸軍、錄尚書事。石鑒僭位，爲大將軍、封武德王。召晉永和六年殺鑒，僭卽皇帝位。改元永興，國號魏。在位三年，燕慕容恪擒斬之。諡曰武悼天王。攻斬孫伏都等下令。

内外六夷敢稱兵仗者斬之。

晉書載紀石虎傳下
又十六國春秋十八

令城內

近日孫劉構逆，支黨伏誅，良善一無與也。今日已後，與官同心者，畱不同心者各任所之。

十六國春秋十八晉書載紀石虎傳下有未二句

領令斬胡。

內外趙人斬一胡首送鳳陽門者，文官進位三等，武職悉拜牙門。

晉書載紀石虎傳下
又十六國春秋十八人

下令改國號姓

竇崔鴻十

六國春秋

湯球十六

國春秋纂

錄及太平

御覽引

死而王七月

者皆作易姓

而王七月者

又宜改國號

曰魏後姓外
氏皆作宜
改號大術

崔鴻十六國
春秋衍作
趙易姓

李氏當廢

孔子曰死而王七月者七十有三國繼趙李識書炳然且德星鎮
衛宜改國號曰魏復姓冉氏十六國春秋十九

遣使臨江告晉

胡逆亂中原今已誅之若能共討者可遣軍來也

晉書載細冉開傳又十六國春秋

九

續咸

咸字孝宗上黨人師事杜預永嘉中歷廷尉平東安太守劉琨

承制呂爲從事中郎後沒于石勒爲理曹參軍律學祭酒拜廷

尉至石虎時卒年九十七贈儀同三司有遠游志十卷異物志

十卷波家古文釋十卷

上石勒書諫營新宮

臣聞唐虞之治采蓀茅茨土階三尺彰美于詩書漢文惜百金不

改

營壘臺稱之于千古。迨夏商之瓊臺，瑤陛，楚之章華，秦之阿房，資財內竭，華夷外叛。十六國春秋三十

建平二年

夔安

安爲石勒將，累遷左司馬。勒僭號，召爲尚書，遷鎮軍將軍。石弘嗣位，領左僕射。石虎居攝，召爲侍中太尉，守尚書令，尋拜太保。因獲玄玉璽，又勸進

臣等謹案大趙水德，玄龜者水之精也。玉者石之寶也。分之數召象七政，寸之紀，召準四極，昊天成命，不可久違。輒下史官擇吉日，具禮儀，謹昧死上皇帝尊號。晉書載紀石虎傳上虎稱大趙天王，武鄉長城徙人韓彌獲玄玉璽方四寸七分龜紐金文，詣鄭肅之，拜彌騎都尉，復其一門夔安等又勸進云云，又見十六國春秋十五

韋謾

謾字憲道，京兆人。仕石勒爲黃門郎。石虎召爲散騎常侍，歷守七郡徵廷尉，四登九列，六在尚書，三爲侍中，再爲太子太傅，封

京兆公冉閔僭位拜光祿大夫見殺追贈大司徒

諫石虎徵行

臣聞千金之子坐不垂堂萬乘之主行不履危陛下雖天生神武雄據四海乾坤冥贊萬無所慮然白龍魚服有豫且之禍海若潛游罹葛陂之醜願陛下清宮蹕路思二神爲元鑒不可忽天下之重輕行斤斧之間一旦有狂夫之變龍騰之勇不暇施也智士之計豈及設哉又自古聖王之營建宮室未始不于三農之隙所召不奪農時也今或盛功于耘耕之辰或煩役于收穫之月頓農屬途怨聲塞路誠非聖君仁后所忍爲也昔漢明賢君也鍾離一言而德陽役止臣誠識慙昔土言無可採陛下道越前王所宜哀覽晉書載纖石虎傳上虎敗獵抵度晨出夜歸又多微行躬察作役之所侍中韋謾諫云云又見十六國春秋十六

啟諫冉閔題辭晉書載紀冉閔傳

胡羯皆我之仇敵今來歸附苟存性命耳萬一爲變悔之何及請

誅辟降胡去，單于之號曰防微杜漸。十六國春秋二十一韋謨傳
胡一千處之麾下設珠云云召書
載紀石勒傳下

駁寒食議

案春秋藏冰失道，陰氣發洩爲雹。自子推已前，嘗者復何所致？此自陰陽乖錯所爲耳。且子推賢者，曷爲暴虐如此？求之冥趣，必不然矣。今雖爲冰室，懼所藏之冰不在固陰，汎寒之地，多皆川池之側，氣洩爲雹也。呂子推崇忠賢，令縣介之間奉之爲允。于天下則不通矣。晉書載紀石勒傳下
十六國春秋二十一

王度

度大原人，仕石虎爲中書著作郎。

奏禁奉佛

夫王者郊祀天地，祭奉百神，載在祀典，禮有常饗。佛出西域，外國之神，功不施民，非天子諸侯所應祀奉。往漢明感夢初傳其道，惟

聽西域人得立寺都邑奉其神其漢人皆不得出家魏承漢制亦循前軌今大趙受命率由舊章華戎制異人神流別外不同內饗祭殊禮華夏服禮不宜雜錯國家可斷趙人悉不聽詣寺燒香禮拜已遵典禮其百辟卿士下逮眾隸例皆禁之其有犯者與淫祀同罪其趙人爲沙門者還從四民之服高僧傳九晉書佛圖澄傳又御覽六百五十三

引晉書又廣宏明集六
又十六國春秋十五

扇上銘

朱明赫離光啟牕來清風服綴雲露體夷神自融初學記三

王擢

擢仕石虎爲鎮遠將軍苻健入關奔張重華爲征東大將軍

表免雍秦望族戍役

雍秦二州望族自東徙已來遂在戍役之例既衣冠華胄宜蒙優

免晉書載紀后虎傳上
又十六國春秋十五

王波

波仕石虎爲中書令徙中書監爲趙攬所譖腰斬追贈司空

遣李宏還蜀事議

今李宏已死，自誓若得返魂蜀漢，當鳩率宗族混同王化。若遣而果也，則不煩一旅之師，而坐定梁益，就有進退，豈在逃命。一夫壽既號，並日月跨儲一方。今若制詔或敢酬反，則取誚戎裔宜書答之，并贈呂岱矢使壽知我遐荒必臻也。晉書載紀石虎傳上，李諭致書請之，題曰趙王石君虎不悅中書
將李宏泊晉奔于石虎，濟藍王波議云云，又見十六國春秋十六

申鍾

鍾仕石虎至司徒

諫任石宣石韜

屢賞刑威，后皇攸執名器至重，不可㠭假人。皆㠭防姦杜漸，㠭示輶儀。太子國之儲貳，朝夕視膳而不及政也。庶人遂往，㠭聞政致

敗、殷鑒不遠。宜革而弗遺，且二政分權，勘不及禍。周有子贊之讐，書

鄭有叔段之難。此皆由寵之不道，所曰係國害親。

惟陛下覽之。書

書

載紀石虎傳上又見十六國春秋序

子六 蘭文云贊之如非口諫

闕名

西門豹祠堂東石柱銘

趙建武中所脩也

水經濁漳水注

華山玉版文

歲在申酉，不絕如綫。歲在壬子，真人乃見。

晉書載紀慕容儁傳初石虎使人挾策于華山

得王康文又見十六國春秋序

十七

賜進士出身二品銜廣東等處提刑按察使司按察使兼管驛傳事務黃岡王毓藻校刊

全晉文卷一百四十八終

全晉文卷一百四十九

烏程嚴

前燕

慕容廆

廆字奕洛，壞昌黎棘城鮮卑人。武帝時襲父涉離位爲鮮卑單于。惠帝時王浚承制，召爲散騎常侍、冠軍將軍、前鋒大都督、大單于。愍帝召爲鎮軍將軍、昌黎遼東二國公。元帝承制，召爲假節、散騎常侍、都督遼左雜夷流人諸軍事、龍驤將軍、大單于。昌黎公竝不受。大興中，拜監平州諸軍事、安北將軍、平州刺史。尋加使持節、都督幽平二州東夷諸軍事、車騎將軍、平州牧。進封遼東郡公。成帝卽位，加侍中、位特進，又加開府儀同三司。不受。咸和八年卒，策贈大將軍。諡曰襄。慕容儻僭號，追諡曰武宣皇帝。

與陶侃箋

明公使君嚴下振德耀威撫寧方夏勞心文武士馬無恙欽高仰止注情彌久王途嶮遠隔呂燕越每瞻江濱延首遐外天降艱難禍害屢臻舊都不守奄爲虜庭使皇輿遷幸假勢吳楚大晉啟基祚流萬世天命未改玄象著明是呂義烈之士深懷憤踴猥呂功薄受國殊寵上不能掃除羣羯下不能身赴國難仍縱賊臣屢逼京辇王敦倡禍于前蘇峻肆毒于後凶暴過于董卓惡逆甚于值汜普天率土誰不同忿深怪文武之士過荷朝榮不能滅中原之寇刷天下之恥君侯植根江陽發曜荆衡杖葉公之權有包胥之志而令白公五員殆得極其累竊爲正明恥之區區楚國子重之徒猶恥君弱臣強臣止有輩二字晉書無此二字不及先大夫厲已戒眾呂服陳鄭越之種蠡尙能弼佐勾踐取威黃池況今吳土英賢比肩而不聞輔翼聖主陵江北伐呂義聲之直討逆暴之羯檄命舊都之士

招懷存本之人豈不若因風振落頓坂走輪哉且孫氏之初呂長
沙之眾摧破董卓志匡漢室雖中權寇害雅志不遂原其誠心乃
忽身命及權據楊越外杖周張內憑顧陸拒魏赤壁克取襄陽自
茲呂降世主相襲咸能侵逼徐豫令魏朝旰忘食不知今之江表
爲賢儻匿智藏其勇略邪將呂蒙凌統高蹤曠世哉況今凶羯虐
暴中州人士逼迫勢促顚沛之危甚于累卵假號之強眾心所去
敵有釁矣易可震蕩王郎袁術雖自詐僞皆基淺根微禍不旋踵
此皆君侯之所見聞者矣王司徒清虛寡欲善于全已昔曹參亦
崇此道著畫一之稱也庾公居元舅之尊處申伯之任超然高蹈
明智之權龐于寇難之際受大晉累世之恩自恨絕域無益聖朝
徒繫心萬里望風懷憤今海內之望足爲楚漢輕重者惟在君侯
若戮力盡心悉五州之眾據兗豫之郊使向義之士倒戈釋甲則
猶寇必滅國恥必除廆在一方敢不竭命孤軍輕進不足使勒畏

首畏尾則懷舊之士欲爲內應無由自發故也故遠陳寫言不盡

宣

晉書載紀慕容廆傳又見十六國春秋二十三

慕容皝

皝字元貞廆第三子建武初拜冠軍將軍左賢王封望平侯太
寧末拜平北將軍進封朝鮮公廆卒嗣位行平州刺史明年成
帝遣使拜鎮軍大將軍平州刺史大單于遼東公咸康七年策
拜燕王永和四年卒慕容儻僭號追諡文明皇帝

上晉成帝表

臣究觀前代昏明之主若能親賢竝建則政致昇平若親黨后族
必有傾辱之禍是呂周之弔伯號稱賢舅曰其身藩于外不握朝
權降及秦昭足爲令主委信二舅幾至亂國逮于漢武推重田蚡
萬機之要無不決之及蚡死後切齒追恨成帝闇弱不能自立內
惑豔妻外恣五舅卒令王莽坐取帝位每覽斯事孰不痛惋設使

男氏賢若穰侯王鳳則但聞有二臣不聞有二主若其不才則有竇憲梁冀之禍凡此成敗亦既然矣苟能易軌可無覆墜陛下命世天挺當隆晉道而遭國多難殷憂備嬰追述往事至今焚灼迹其所由實因故司空亮居元舅之尊勢業之重執政裁下輕侮邊將故令蘇峻祖約不勝其忿遂致敗國至令太后發憤一日升遐若社稷不靈人神無助豺狼之心當可極邪前事不忘後事之表而中書監左將軍冰等內執樞機外擁上將昆弟並列人臣莫儕陛下深敦渭陽冰等自宜引領臣常謂世主若欲榮顯舅氏何不封曰藩國豐其祿限其勢利使上無偏優下無私論如此榮辱何從而生噂沓何辭而起往者惟亮一人宿有名望尙致召變況今居之者素無聞焉且人情易惑難曰戶告縱令陛下無私于彼昵理應降悅旨適事會臣獨矯抗此言者上爲陛下退爲冰計疾

荀容之臣坐鑒得失，顛而不扶，焉用彼相？昔徐福、陳霍氏之戒宣帝不從，至令忠臣更爲逆族。良由察之不審，防之無漸。臣今所陳，可謂防漸矣。但恐陛下不明臣之忠，不用臣之計，事過之後，更處焦爛之日耳。王章劉向，每上封事，未嘗不指斥王氏。故令二子或死或刑，谷永張禹，依違不對，故容身苟免，取譏于世。臣被髮殊俗，位爲上將，夙夜惟憂，固知所報。惟當外殄寇讐，內盡忠規，陳力輸誠，冒答國恩。臣若不言，誰當言者？

晉書載紀荀容既傳又十六國春秋二十五

上言征慕容仁

正月十二日，臣躬征平郭，遠假陛下天地之威，將士竭命，精誠感靈，海爲結冰，凌行海中三百餘里。臣自立國及問諸故老云：初無海水凍冰之歲。

初學記七御覽六十六並引王隱晉書又見十六國春秋二十四

下令賜封祿

覽封記室之諫，孤實懼焉。君召黎元爲國，黎元召穀爲命，然則農

者國之本也而二千石令長不遵孟春之令惰農弗勸宜曰尤不修閭者揩之刑法肅屬屬城主者明詳推檢具狀已聞苑閭悉可罷之。自給百姓無田業者貧者全無資產不能自存各賜牧牛一頭若私有餘力樂取官牛墾官田者竝依晉魏舊法溝洫溉灌有益官私主者量造務盡水陸之勢中州未平兵難不息動誠既多官僚不可呂減也待克平兜醜徐更議之百工商賈數四佐與列將速定大員餘者還農學生不任訓敎者亦除員祿夫人臣闕言于人主至難也妖妄不經之事皆應蕩然不問擇其善者而從之王憲劉明雖罪應禁黜亦由孤之無大量也可悉復本官仍居諫司封生蹇蹇深得王臣之體詩不云乎無言不酬其賜錢五萬宣示内外有欲陳孤過者不拘貴賤勿有所諱晉書載紀慕容皝傳又十六國春秋二十

下令罪宋該

夫孝廉者道德沈敏貢之王庭偏往助叛徒迷固之罪至王威臨討憑城醜豔此則悖逆之甚者也奈何舉之剖符于朝何所取信該下吏可正四歲刑偏行財祿進虧亂王典可免官禁錮終身御六百五十一引前燕錄遼東內史宋設舉韓偏爲孝廉慕容皝令云云又見今十六國春秋三十一

與庾冰書

君召檄房之親舅氏之昵總據樞機出內王命兼擁列將州司之位昆弟絅羅顯布畿甸自秦漢召來隆赫之極豈有若此者乎召吾觀之若功就事舉必享申伯之名如或不立將不免梁竇之迹矣每觀史傳未嘗不寵忿母族使執權亂朝先有殊世之榮尋有負乘之累所謂愛之適足召爲害吾嘗忿歷代之主不盡防萌終龍之術何不業召一土之封令藩國相承如周之齊陳如此則永保南面之尊復有黜辱之憂乎竇武何進好善虛己賢士歸心雖爲閻暨所危天下嗟痛猶有能履召不驕圖國亡身故也方今四

海有倒懸之急，中夏逋僭逆之寇，家有滌血之怨，人有復讐之憾。蓋得安枕逍遙，雅談卒歲邪？吾雖寡德，過蒙先帝列將之授。自數都之人，尚欲并吞強處，是自古及今，交鋒接刃，一時務農三時用武，而猶師徒不頓，倉有餘粟，敝人日畏，我境日廣，況乃王者之威，堂堂之勢，豈可同年而語哉？

晉書載紀慕容皝傳又十六國春秋二十五

與顧和書

今致繡鞶一量。御覽四百七十八作一雙，又六百九十八繡靴一量。御覽八百一十五餅餉十斤。

御覽八百五十八人參十斤。

御覽九百九十一麻黃五斤。

御覽九百九十三

慕容儻

儻字宣英，號第二子，小字賀韜跋，號爲燕王，拜假節安北將軍、東夷校尉、左賢王。燕世子號死，嗣位，建元燕元。自晉永和八年僭即皇帝位，改元二元，靈光壽。自晉升平四年死，在位十一年。諡曰景昭皇帝，廟號烈祖。

手令敕常煥

卿本不爲生計孤召州里相存耳今大亂之中諸子盡至豈非天所念邪天且念卿况于孤乎

十六國春秋
秋二十六

下令追崇祖考

追崇祖考古人之令典也其追尊武宣王龐爲高祖武宣皇帝文明王號爲太祖文明皇帝

十六國春秋
秋二十六

下書定冠冕制

周禮冠冕體制君臣略同中世召來亦無常體今特制燕平上冠悉賜廷尉召下使贍冠思事刑斷詳平諸公冠悉顏裹屈竹錦纏作公字召代梁處施之金瑱令僕尚書置瑱而已中祕監令別施珠瑱庶能敬慎威儀示民軌則

十六國春秋
秋二十七

慕容暉

暉字景茂僕第三子召晉升平四年僭卽皇帝位改元建熙在

位十一年爲秦苻堅所擒封新興侯署尚書平南將軍別部都督後謀殺堅爲堅所誅慕容德僭號追諡幽皇帝

答慕容恪慕容評

朕曰不天早傾乾覆先帝所託惟在一公一公懿親頤德勅高曾
衛翼贊王室輔導朕躬宣慈惠和坐而待旦虔誠夕惕美亦至矣
故能外埽羣凶內清九土四海晏如政和時洽雖宗廟社稷之靈
抑亦一二公之力也今關右有未賓之氏江吳有遺燼之虜方賴謀
猷混寧六合豈宜虛已謙冲臣違委任之重王其割二疏獨善之
小臣成公旦補袞之大晉書載紀慕容暉傳又十六國春秋二十八

夫建德者必自終善爲名位命者則自功成爲效一公與先帝開
構洪基膺天明命將廟宇羣醜紹復隆周之迹今災眚橫流乾光
墜蹕朕曰眇躬猥荷大業不能上成先帝遺志致使二虜遊魂所
自功未成也豈宜沖退且古之王者不以天下爲榮憂四海若荷

據然後仁讓之風行則比屋而可封今道化未純鯨鯢未殄宗廟
之重非惟朕身二公所憂也當思所召監濟兆庶靖難敦風垂美
將來俾蹕周漢不宜崇飾常節召違至公晉書載紀慕容暐傳又春秋二十八人
下書祈雨

朕曰寡德莅政多違亢陽三時光陰錯緒農植之辰而零雨莫降
其令有司徹樂大官召菜食常供祭奠十六國秦秋二十八

慕容翰

翰字元邕廆之庶長子爲建威將軍鎮遼東及皝嗣位畏禍奔
段遼又奔宇文歸後逃還皝忌之賜死

上言宜討素連木津等

求諸侯莫如勤王自古有爲之君靡不杖此召成事業者也今連
津跋扈王師覆敗蒼生屠膾豈甚此乎豎子外召龐本爲名內實
幸而爲寇封使君召誅本請和而毒害滋深遼東傾沒垂已二周

中原兵亂州師屢敗勤王杖義今其時也單于宜明九伐之威
救倒懸之命數連津之罪合義兵呂誅之上則興復遼邦下則并吞
二郡忠義彰于本朝私利歸于我國此則吾鴻漸之始也終可呂
得志于諸侯

晉書載紀慕容廆傳又十六國春秋二十三與此小異

慕容恪

恪字玄恭號第四子爲盪寇將軍遷度遼將軍儔嗣位呂爲輔
國將軍及僭號拜侍中衛將軍封太原王大司馬假節大都督
錄尚書事曠嗣位拜太宰呂晉太和二年卒謚曰桓王

因水旱表請遜位

臣呂朽闇器非經國過荷先帝援擢之恩又蒙陛下殊常之遇猥
呂輕才竊位宰祿不能上諧陰陽下釐庶政致使水旱愆和彝倫
失序轍弱任重夕惕惟憂臣聞王者則天建國辨方正位司必量
才官惟德舉台傅之重參理三光苟非其人則靈曜爲虧尸祿貽

殃負乘招悔由來常道未之或差。召姬曰：「之勳聖猶近則二公，不悅遠則管蔡流言。況臣等寵緣戚來，榮非才授而可久點天官。塵蔽賢路，是臣中年拜表，披陳丹款，聖恩齒舊，未忍遐棄。奄冉偷榮，愆責彌厚，自待罪鼎司歲餘辰紀，忝冒宰衡七載于茲，雖乃心經略而思不周務，至令二方干紀，跋扈未庭。同文之詠有慙盛漢，深乖先帝託付之規，甚違陛下垂拱之義。臣雖不敏，竊聞君子之言，敢忘處廷避賢之美，輒循兩疏知止之分，謹送太宰大司馬太傅司徒章綬，惟垂昭許。晉書載紀慕容暉傳，時隣境內多水旱，慕容暉嘗對其兄子說言：「吾生於此，死於此，葬於此，豈得遠哉？」不詳，遂斷其讓表，格評等第，又見十六國春秋二十八人。

魯昌

昌，代郡人。仕慕容廆爲征虜將軍。

說慕容廆通使勸進琅邪

今兩京傾沒，天子蒙塵，琅邪承制江東，實人命所係。明公雄據海

胡跨總一方而諸部怙眾稱兵未嘗逞化者蓋已官非王命又自
日爲疆今宜通使琅邪勸承大統然後敷宣帝命日伐有罪誰敢
不從晉書慕容廆傳又

十六國春秋二十三

韓恆

恆字景山安平灌津人師事同郡張載永嘉之亂避地遼東徙
昌黎慕容廆召拜參軍出爲新昌令既嗣位復參軍事遷營丘
太守僞嗣位徵爲諮議參軍加揚烈將軍及僭號已爲中書令
太子太傅

駁宋該等議表請廆爲燕王

自羣胡乘間人嬰荼毒諸夏蕭條無復綱紀明公忠武篤誠憂勤
社稷抗節孤危之中建功萬里之外終古勤王之義未之有也夫
立功者患信義不著不患名位不高故桓文有盡復一匡之功亦
不先求禮命已令諸侯今宜繕甲兵俟機會除羣凶清四海功成

之後九錫自至且要君召求寵爵者非爲臣之義也

晉書載紀傳又十六

國春秋二十一
三又三十

封抽

抽渤海移人爲幽州參軍慕容廆引爲長史遷東夷校尉

上疏陶侃府請封慕容廆爲燕王

自古有國有家鮮不極盛而衰自大晉龍興克平嶧會神武之略
邁蹤前史惠皇之末后黨構難禍結京畿釁成公族遂使羯逆乘
虛傾覆諸夏舊都淪滅山陵掘毀人神悲悼幽明發憤昔獮狁之
強匈奴之盛未有如今日羯逆之暴跨躡華夷盜稱尊號者也天
授有晉挺拔英傑車騎將軍慕容廆自弱冠蒞國忠于王室明允
恭肅志在立勳屬海內分崩皇輿遷幸元皇中興初唱大業肅祖
繼統蕩平江外廆雖限呂山海隔呂羯寇翹首引領係心京師常
假寐寐欲憂國忘身貢篚相尋連舟載路馬不祝駕勤成義舉今

竊寇滔天，怙其醜類。樹基趙魏，跨略燕齊。廆雖率義眾，誅討大逆。
然管仲相齊，猶曰寵不足。呂御下，况廆輔翼王室，有匡勦之功。而
位卑爵輕，九命未加。非所曰寵異藩翰，敦獎殊勳者也。方今詔命
隔絕，王路嶮遠。貢使往來，勤彌年歲。今燕之舊壤，北周沙漠東盡
樂浪，西暨代山，南極冀方。而悉爲虜庭，非復國家之城。將佐等呂
爲宜遠遵周室，近準漢初。進封廆爲燕王，行大將軍事。上曰：總統
諸部，下曰割損賊境。使冀州之人望風向化，廆得祇承詔命，率合
諸國奉辭夷逆，曰成桓文之功。苟利社稷，專之可也。而廆固執謙
光，守節彌高。每詔所加，讓動積年。非將佐等所能敦逼。今區區所
陳，不欲苟相崇重，而恩情至心。實爲國計。晉書載紀載容廆傳廆
模跡封抽行遼東相韓榮等三十餘人疏
上御府云云又見十六國春秋二十三

封裕

裕抽子仕慕容皝爲記室參軍

諫慕容皝

臣聞聖王之宰國也。薄賦而藏于百姓。分之呂三等之田。十一而稅之。寒者衣之。飢者食之。使家給人足。雖水旱而不爲災者。何也。高選農官。務盡勸課。人治周田百畝。亦不假牛力。力田者受旌顯之賞。惰農者有不齒之罰。又量事置官。量官置人。使官必稱須。人不虛位。度歲入多少。裁而祿之。供百僚之外。藏之太倉。三年之耕餘一年之粟。呂斯而積公用于何不足。水旱其如百姓何。雖務農之令屢發。二千石令長莫有志勤在公。銳盡地利者。故漢祖知其如此。呂墾田不實。徵殺二千石呂十數。是呂明章之世。號次昇平。自永嘉喪亂。百姓流亡。中原蕭條。千里無烟。飢寒流隕。相繼溝壑。先王呂神武聖略保全一方。威呂殄姦德。呂懷遠故九州之人。寒表殊類。縕負萬里。若赤子之歸慈父。流人之多于舊土。十倍有餘。人殷地狹。故無田者十有三四焉。殿下呂英聖之資。克廣先業。南

按晉書
記八字
當作人

摧強趙東滅句驪拓境三千增戶十萬繼武闢廣之功有高西伯
宜悉罷諸死已業流人人至而無資產者賜之曰牧牛人既殿下
之人牛豈失乎善減者減于百姓若斯而已矣邇者深副樂土之
望中國之人皆將壺飧奉迎石虎誰與居乎且魏晉雖道消之世
猶削百姓不至于七八特官牛田者官得六分百姓得四分私牛
而官田者與官中分百姓安之人皆悅樂臣猶曰非明王之道而
況增乎且水旱之厄堯湯所不免王者宜濬治溝澗循鄭白西門
史起溉灌之法旱則決溝爲雨水則入于溝澗上無雲漢之憂下
無昏墊之患句驪百濟及宇文段部之人皆兵勢所徙非如中國
慕義而至咸有思歸之心今戶垂十萬狹湊都城恐方將爲國家
深患宜分其兄弟宗屬徙于西境撫之已恩檢之呂法使不得散
在居人知國之虛實今中原未平資畜宜廣官司猥多游食不少
一夫不耕歲受其飢必取于耕者而食之一人食一人之力游食

案晉書
載記作
城人有

數萬損亦如之安可呂家給人足治致昇平殿下降覽古今之事多矣政之巨患莫甚于斯其有經略出世才稱時求者自可隨須置之列位非此已往其耕而食蠶而衣亦天之道也殿下聖性寬明想言若渴故人盡芻蕘有犯無隱前者參軍王憲大夫劉明竝竭忠獻款呂貢至言雖頗有逆鱗意在無責主者奏呂妖言犯上致之于法殿下慈弘包納恕其大辟猶削黜禁錮不齒于朝其言是也殿下固宜納之如其非也宜亮其狂狷罪諫臣而求直言亦猶北行詣越豈有得邪右長史宋該等阿媚苟容輕劾諫士已無骨鯁嫉人之有掩蔽耳目不忠之甚四業者國之所資教學者有國盛事習戰務農尤其本也百工商賈猶其末耳宜量軍國所須置其員數以外歸之于農教之戰法學者三年無成亦宜歸之于農不可徒充大員呂塞聰儕之路臣之所言當也願速施行非也登加罪戮使天下知朝廷從善如流罰惡不掩王憲劉明忠臣也

賴宥忤鱗之愆收其築石之效

晉書載紀載容駢傳又十六國春秋二十五

皇甫真

真字楚季，安定朝那人。慕容廆召爲遼東國侍郎，號嗣位。遷平州別駕，免。後曰城麻秋功，拜奉車都尉，守遼東營丘二郡。僕嗣位，徵爲典書令，遷尚書左僕射，障嗣位，拜冠軍將軍，從平呂護。拜鎮西將軍，并州刺史，護匈奴中郎將，徵拜侍中，光祿大夫，進司空，領中書監。累遷太尉侍中，燕亡入秦，爲奉車都尉，奉朝請。

上疏請征呂護

輒召家奴婢五十四口，馬七十四匹，牛四十頭，召供軍資。

十六國春秋三十二

上疏請防秦

苻堅雖聘使相尋，託輔車爲諭，然抗均鄰敵，勢同戰國，明其甘于取利，無慕善之心，終不能守信存和。召崇久要也，頃來行人累續，兼師出洛川，夷險要害，具之耳目，觀虛實，召措姦圖，聽風塵而伺。

國隙者寇之常也今吳王外奔爲其謀主伍員之禍不可不慮洛陽并州壘關諸城並宜增兵益守召防未兆晉書載紀容碑傳又十六國春秋二十九

鞠彭

彭爲樂浪太守後拜大長秋

戒子殷君書

王彌曹嶷必有子孫汝善招撫勿尋仇怨召長亂源十六國春秋三十一年勒碑傳

常輝

輝廣寧人仕冉閔爲大司馬從事中郎襄國之敗歸慕容儻儻爵已爲廷尉監

上言祖父未葬者權宜銓選

大燕雖革命創制至于朝廷銓選亦多因循魏晉惟祖父不殮葬

法下脫
而字

者獨不聽官身清朝斯誠王教之首不刊之式然禮貴適時世或損益是㠭高祖制三章之法秦人安之自頃中州喪亂遭兵積年或遇傾城之敗覆車之禍坑師沈卒往往而然孤孫斂子十室而九兼三方岳峙父子異邦存亡吉凶杳成天外或便假一時或依贏博之制孝子糜身無補順孫心喪靡及雖招魂虛葬㠭斂罔極之情又禮無招葬之文令不此載若斯之流抱琳琅而無申懷英才而不齒誠可痛也恐非明揚側陋務盡時珍之道吳起二陳之勝終將無所展其才幹漢祖何由免于平城之圍郅支之首何㠭懸于漢闕謹案戊辰詔書蕩清瑕穢與天下更始㠭明惟新之慶五六年間尋相違伐于則天之體臣竊未安晉書戴叔容傳
又十六國春秋二十

明峩
安爲黃門郎

將死識其子

吾所呂在此朝者，非要貴也。直是避禍全身耳。葬可埋圓石于吾墓前，首引之云：晉有微臣明炭之冢，已遂吾本志也。

北堂書錄一
百六十列二

十國春秋

申眉

崩，仕慕容儻爲給事黃門侍郎。

上言定冠冕制

夫名尊禮重，先王之制冠冕之式，代或不同。漢呂蕭曹之功有殊羣辟，故履劍上殿，入朝不趨，世無其功，則禮宜闕也。至于東宮體達朝式，太子有統天之重，而與諸王齊冠遠遊，非所呂辨章貴賤也。祭享朝慶，禮宜正服，袞衣九文，冠冕九旒，又仲冬長至，太陰數終，黃鐘產氣，綿微于下，此月閉關息旅，后不省方。禮記曰：是月也。

事欲靜君子齊戒去聲色惟周官有天子之南郊從八能之說或
已有事至靈非朝饗之節故有樂作之禮王者慎微禮從其重前
來二至闕鼓不宜有設今之鏗鎧蓋曰常儀二至之禮事殊餘節
猥動金聲驚越神氣施之宜養實爲未盡又朝服雖是古禮絳搆
始于秦漢迄于今代遂相仍準朔望正旦乃具袞舄禮諸侯旅見
天子不得終事者三兩沾服失容其在一焉今或朝日天雨未有
定儀禮貴適時不在過恭近曰地溼不得納舄而曰袞禊改履案
稱朝服所以服之而朝一體之間上下二制或廢或存實乖禮意
大燕受命侔蹠虞夏諸所施行宜損益定之曰爲皇代永制晉書載紀

慕容儔傳又十六
國春秋二十七

申紹

紹仕慕容暐爲尚書左丞

上疏陳時務

臣聞漢宣有言與朕共治天下者其唯良二千石乎是呂特重此選必妙盡英才莫不拔自貢士歷資內外用能仁感猛獸惠致羣祥今者守宰或擢自匹夫兵將之間或因寵戚藉緣時會非但無聞于州間亦不經于朝廷又無考績黜陟幽明貪惰爲惡無刑戮之懼清勤奉法無爵賞之勸百姓窮弊侵賊無已兵士逋逃乃相招爲盜賊風頽化替莫相糾攝且吏多則政煩由來常患今之見丘不過漢之一大郡而倚置百官加之新立軍號兼重有過往時虛假名位廢棄農業公私驅擾人無聊生宜并官省職務勸農桑秦吳二虜僻僻一時尙能任道捐情肅諸僞部況大燕累聖重光君臨四海而可美政或虧取陵奸寇哉鄰之有善眾之所望我之不脩彼之願也秦吳狡猾地居形勝非唯守境而已乃有吞噬之心中州豐實丘乘二寇弓馬之勁秦晉所憚雲騎風馳國之常也而比赴敵後機兵不速濟者何也皆由賦法靡恆役之非道郡縣

守宰每于差調之際無不舍越殷彊首先貧弱行苗俱客資贍無所人懷嗟怨遂致奔亡進闕共國之饑退離贛農之要兵豈在多貴于用命宜嚴制軍科務先饒復習兵敎戰使偏伍有常從戎之外足營私業父兄有陟岵之觀子弟懷孔爾之顧雖赴水火何所不從節儉約費先王格謨去華敦朴哲后恢憲故周公戒成王曰嗇財爲本漢文曰皂隣變俗孝景宮人弗過千餘魏武寵賜不盈十萬薄葬不墳儉呂率下所呂割肌膚之惠全百姓之力謹案後宮四千有餘僅侍廝養通兼十倍日費之重價盈萬金綺縠羅紵歲增常調戎器弗營奢玩是務令帑藏虛竭車土無樵榆之賚室相侯王迭呂侈麗相尚風靡之化積習成俗臥薪之諭未足甚焉宜罷浮華非要之役峻明婚姻喪葬之條禁絕奢靡浮煩之事出傾宮之女均商農之賦公卿呂下曰四海爲家信賞必罰綱維肅舉者溫猛之首可懸之白旛秦吳二主可曰禮之歸命豈唯不復

侵寇而已哉。陛下若不遠追漢宗弋綿之模，近崇先帝補衣之美，臣恐頽風弊俗亦革變靡途。中興之歌無昌黎之絃詠，又拓守兼并不在一城之地。控制戎夷者懷之昌德，今魯陽上郡重山之外，雲陰之北，四百有餘而未可昌羈服塞表爲平寇之基。徒孤危託落，合善附內駭宜攝就并豫。昌臨二河通接漕穀，擬之丘陵重晉陽之戍，增南藩之兵，戰守之備，衍昌千金之餉，蓄力待時，可一舉而滅。如其虔劉送死，俟入境而斷之，可令匹馬不反，非唯絕二賊，闕閭乃是戡殄之要。惟陛下覽焉。晉書載紀慕容龍傳又見十六國春秋二十九

賜進士出身品銜廣東等處提刑按察使司按察使兼督學事務黃岡王毓藻校刊

全晉文卷一百四十九終

全晉文卷一百五十

烏程嚴可均校輯

西燕

慕容泓

泓前燕慕容暉弟封濟北王燕亡入秦爲北地長史苻堅敗起兵自稱使持節大都督陝西諸軍事大將軍雍州牧濟北王領司徒呂晉太元九年改元燕興明年爲其下高蓋宿勤崇等所殺

與苻堅書

秦爲無道滅我社稷今天誘其衷使秦師傾敗將欲興復大燕吳王已定關東可速資備大駕奉送家兄皇帝并宗室功臣之家泓當率關中燕人翼衛乘輿返還鄆都與秦呂虎牢爲界分王天下永爲鄰好不復爲秦之患也鉅鹿公輕憲銳進爲亂兵所害非泓

之意

晉書載紀苻堅傳下泓遺使謂堅云云堅召慕容暉責之日泓書如此又見魏書慕容暉傳又十六國春秋三十八

慕容沖

沖泓弟小字鳳皇封中山王年十二而燕亡苻堅納其姊清河公主姊弟專寵後爲平陽太守堅敗起兵及泓被殺嗣立爲皇太弟據阿房呂晉太元十年僭卽皇帝位改元更始都長安爲其下段木延等所殺

命詹事荅苻堅

皇太弟有令孤今心在天下豈顧一袍小惠苟能知命便可君臣束手早送皇帝自當寬待苻氏呂酈義好終不使既往之施獨美于前

晉書載紀苻堅傳下堅遣使送錦袍一領遺沖稱詔云云沖命詹事荅之亦稱云云

後燕

慕容垂

垂字道明一字叔仁前燕慕容皝第五子小字阿六敦初名霸

字道業改名馮。呂識記文去史。呂垂爲名號。時爲平狄將軍。封都鄉侯。戍徒河。僞僭號。呂爲安東將軍。鎮常山。封吳王。徙鎮信都。呂侍中右禁將軍錄畱臺事。又爲征南將軍。荆兗二州牧。再爲司隸。曄嗣位。累遷車騎大將軍。爲慕容評所忌。懼誅。奔秦。苻堅。呂爲冠軍將軍。封賓都侯。堅敗。自稱大將軍。大都督燕王。建元燕元。呂晉太元十一年。僭即皇帝位。改元建興。都中山。至太元二十一年死。年七十一。在位十三年。諡曰成武皇帝。廟號世祖。

上苻堅表

臣才非古人。致禍起蕭牆。身嬰時難。歸命聖朝。陛下恩深周漢。猥叨微願之遇。位爲列將。爵忝通侯。誓在戮力輸誠。常恐不及。去夏桓沖送死。一擬雲消。迴討鄖城。俘馘萬計。斯誠陛下神算之奇。頗亦愚臣忘死之效。方將飲馬桂洲。懸旌闕會。不圖天助亂德。大駕

班師陛下單馬奔臣臣奉衛匪貳豈惟陛下聖明鑒臣單心皇天
后土實亦知之臣奉詔北巡受制長樂然不外失眾心內多猜忌
令臣野次外庭不聽謁廟丁零逆豎寇逼豫州不迫使單赴限召
師程惟給弊卒二千盡無兵杖復令飛龍潛爲刺客及至洛陽平
原公暉復不信納臣竊惟進無淮陰功高之慮退無李廣失利之
愆懼有青蛇交亂黑白丁零夷夏臣忠而見疑乃推臣爲盟主
臣受託善始不遂令終泣望西京揮涕卽邁軍次石門所在雲赴
雖復周武之曾于孟津漢祖之集于垓下不期之會實有甚焉欲
令長樂公盡眾赴難自禮發遣而不固守匹夫之志不達變通之
理臣息農收集故營自備不虞而后越傾鄴城之眾輕相掩襲兵
陣未交越已隕首臣旣單車懸轂歸者如雲斯實天符非臣之力
且鄴者臣國舊都應卽惠及然後西面受制永守東藩上成陛下
遇臣之意下全恩臣感報之誠今進師圍鄴并喻不召天時人事

而不不察機運。杜門自守。時出挑戰。鋒戈屢交。恆恐飛矢誤中。傷陛下天性之念。臣之此誠未簡。神聽輒遏。兵止銳。不敢窮攻。夫運有推移。去來常事。惟陛下察之。晉書載紀慕容垂傳又十六國春秋四十四

上書請伐

后虎窮極凶。暴天之所棄。餘燼尚存。自相魚肉。今中國倒懸。企望仁恤。若大軍一舉。勢必倒戈。十六國春秋二十六

濟河下令

吾本外假秦聲。內規興復亂法者。軍有常刑。奉命者賞不踰日。天下既定。封爵有差。不相負也。晉書載紀慕容垂傳又十六國春秋四十三

報丁零及西人令

翟王之功。宜居上輔。但臺旣未建。此官不可便置。待六合廓清。當更議之。晉書載紀慕容垂傳翟斌潛諭丁零及西人諸斌爲尚書令云云

遺令

方今禍難尚殷喪禮一從簡易朝終夕殯事訖成服三日之後釋服從政強寇伺隙祕勿發喪至京然後舉哀行服

晉書載紀慕容垂傳又十六國

春秋四十五

與僧朗書

皇帝敬問太山朗和尚澄神靈緣慈陰百國凡在含生孰不蒙潤朕承藉纂統方夏是膺昔吳蜀不然魏武含慨今二賊不平朕豈獲安又元戎剋興征埽暴亂至人通靈隨權指化願兵不血刃四海混伏委心歸誠久敬何已今遣使者送官絹百匹袈裟三領綿五十斤幸爲呪願

廣弘明集三十五又十六國春秋四十五

慕容威

威字道運垂孫封長樂公父寶嗣垂位進爵爲王寶爲蘭汗所殺攻汗斬之召長樂王稱制改元建平尋僭卽皇帝位召晉隆安五年爲其下段熲等所殺在位四年謚曰昭武皇帝廟號中

宗

告成太廟令

賴五祖之休文武之力社稷幽而復顯不獨孤呂眇眇之身免不同天之責凡在臣民皆當明目當世

十六國春秋
秋四十七

丁公侯贖罪不得呂金帛

法例律公侯有罪得呂金帛贖此不足呂懲惡而利于王府甚無謂也自今皆令立功目自贖勿復輸金帛

十六國春秋
秋四十七

慕容農

農字道厚小字惡奴垂第三子封遼西王尋爲幽州牧鎮龍城徵拜侍中司隸校尉移鎮鄴寶嗣位呂爲并州牧鎮晉陽進左僕射拜司空領尚書令復呂大司馬領中軍爲亂兵所殺追謚曰桓烈

在龍城上表

臣頃因征卽鎮所統將士安逸積年青徐荆雍遺寇尚繁願時代
還展竭微效生無餘力沒無餘恨臣之志也

十六國春秋秋五十

婁會

會仕慕容垂爲尚書郎

上疏請聽吏終喪

三年之喪天下之達制兵荒殺禮遂目一切取士人心奔競苟求
榮進至乃身冒縗絰召赴時役豈必徇忠于國家亦昧利于其間
也聖王設教不目顛沛而虧其道不目喪亂而變其化故能杜豪
競之門塞奔波之路陛下鍾百王之季廓中興之業天下漸平兵
革方偃誠宜蠲蕩瑕穢率由舊章史曹大喪聽終三年之禮則四
方知化人斯服禮

晉書載紀慕容垂傳又
十六國春秋四十五

南燕

慕容德

德字玄明。前燕慕容皝少子。僞嗣位。封梁公。歷幽州刺史。左衛將軍。暉嗣位。進封范陽王。遷魏尹。加散騎常侍。拜征南將軍。燕亡入秦。爲張掖太守。免尋爲奮威將軍。慕容垂稱燕王。已爲車騎大將軍。復封范陽王。寶嗣位。遷使持節。都督冀充青徐荆豫六州諸軍事。特進。車騎大將軍。冀州牧。領南營校尉。鎮鄴。尋爲丞相。承制。徙滑臺。稱元年。定魯齊。自晉隆安四年僭卽皇帝位。改元建平。都廣固。至晉義熙元年死。年七十。在位六年。諡曰獻武皇帝。

上慕容暉疏請圖闕右

先帝應天順時。受命革代。方呂文德懷遠。自一六合。神功未就。奄忽升遐。昔周文既沒。武王嗣興。伏惟陛下。則天比德。揆聖齊功。方聞崇乾基。纂成先志。逆氐僭據關隴。號同王者。惡積禍盈。自相疑戮。費起蕭牆。勢分四國。投誠請援。旬日相尋。豈非凶運將終。數歸

有道兼弱攻昧、取亂侮亡、機之上也。今秦土四分，可謂弱矣。時來
運集，天贊我也。天與不取，反受其殃。吳越之廢，我之師也。宜應天
人之會，建牧野之旗，命皇甫真引井冀之眾，徑趣蒲阪。臣垂引許
洛之兵，馳解謾圍。太傅總京都武旅，爲二軍後繼，飛檄三輔，仁聲
先路。獲城卽侯，微功必賞。此則鬱槪待時之雄，抱志未申之傑。必
嶽峙灞上，雪屯隴下。天羅旣張，內外勢合。區區僭豎，不走則降。
大同之舉，今其時也。願陛下獨斷聖慮，無訪仁人。晉書載紀慕容暐傳苻堅將苻謾據陝降于韓羣下議欲遣兵救謾因圖關右魏升慕容德上疏又見十六國春秋二十八

下詔增名爲備德

漢宣憫吏民犯謹，故改名朕。今增一備字，呂爲一名，庶開臣子避
諱之路。

十六國春秋

與僧朗書

皇帝敬問太山朗和尚，遭家多難，災禍屢臻。昔在建熙，王室西越。

案廣弘明集作幸和尚大恩

賴武王中興神武御世大啟東夏拯拔區域遐邇蒙蘇天下幸甚
天未忘災武王卽宴永康之始西傾東蕩京華主上播越每思靈
闕屏營飲泣朕呂無德生在亂兵遺民未幾繼承天祿幸大和尚
恩神祇蓋護使者送絹百疋并假東齊王奉高山莊二縣封給書
不盡意稱朕心焉廣弘明集三十五又十六國春秋六十三

慕容超

超字祖明德兄北海王納之子德無子立爲太子呂晉義熙元
年僭卽皇帝位改元太上在位六年劉裕執送建康市斬之
下書議復肉刑

陽九數繼永康多難自北都傾陷典章淪滅律令法憲靡有存者
綱理天下此焉爲本旣不能導之呂德必須齊之呂刑且虞舜大
聖猶命咎繇作士刑之不可呂已也如是先帝季興大業草創兵
革尚繁未遑修制朕猥呂不德嗣承大統撫御寡方致蕭牆釁發

遂戎馬生郊典儀寢廢今四境無虞所宜修定尚書可召集公卿
至如不忠不孝若封嵩之輩梟斬不足自痛之宜致烹轔之法亦
可附之律條納呂大辟之科肉刑者乃先聖之經不刊之典漢文
易之輕重乖度今犯罪彌多死者稍眾肉刑之于化也濟育旣廣
懲慘尤深光壽建熙中二祖已議復之未及而晏駕其令博士已
上參攷舊事依呂刑及漢魏晉律令消息增損議成燕律五刑之
屬三千而罪莫大于不孝孔子曰非聖人者無法非孝者無親此
大亂之道也轔裂之刑烹煮之戮雖不在五品之例然亦行之自
古渠彌之轔著之春秋哀公之烹爰自中代世宗都齊亦愍刑罰
失中咨嗟寢食王者之有刑糾猶人之有左右手焉故孔子曰刑
罰不中則民無所措手足是曰蕭何定法令而受封叔孫通呂制
儀受奉常立功立事古之所重其明議損益已成一代準式周漢
有貢士之條魏立九品之選二者孰愈亦可詳聞晉書載紀慕容

慕容鍾

鍾字道明。德從弟。封北地王。拜司徒。超嗣位。呂爲都督中外軍事。錄尚書事。尋出爲青州牧。後爲公孫五樓所構。懼誅。謀反事敗。奔姚興。爲始平太守。封歸義侯。

傳檄青州諸郡討辟閻渾

隆替有時。義列咎經。因難啟聖。事彰中籞。是呂宣王龍飛于危周。光武鳳起于絕漢。斯蓋厯數大期。帝王之興廢也。自我永康多難。長鯨逸網。華夏四分。黎元五裂。逆賊辟閻渾。父蔚。督同段龕。阻亂淄川。太宰東征。勦絕凶命。渾于覆巢之下。得蒙全卵之施。曾微犬馬識養之心。復襲凶父樂禍之志。盜據東秦。遠附吳越。割剝黎元。委輸南海。皇上應期。大命再集。矜彼營丘。暫阻王略。故呂七州之眾二十餘萬。巡省岱宗。問罪齊魯。督韓信。呂禮。將伐齊。有征無戰。

全晉文卷一百五十

慕容鑑
韓範

七

耿弇呂偏師討步克不移湖，況呂萬乘之師，埽一隅之寇，傾山碎
服，方之非異。孤呂不才，忝荷先驅，都督元戎一十二萬，皆烏桓突
騎、三河猛士，奮劒與夕火爭光，揮戈與秋月競色。自此攻城何城，
不克。自此眾戰何敵不平。答寶融呂河西歸漢，榮被于後裔，彭寵
盜逆漁陽，身死于奴隸。近則曹嶷跋扈，見禽于後趙，段龕于紀，取
滅于前朝。此非古今之吉凶，已然之成敗乎。渾若先迷後悟，榮寵
有加。如其敢抗王師，敗滅必無遺燼。櫻下之雄，岱北之士，有能斬
逆渾首者，賞同佐命。脫履機不發，必玉石俱摧。晉書載紀慕容德傳又十六國春秋

六十

韓範

範仕慕容德爲中書侍郎，超嗣位，累遷尚書。余劉裕伐燕，表爲
散騎常侍。

上疏言伐桓玄

夫帝王之道必崇經略。有其時無其人，則弘濟之功或闕。有其人無其時，則英武之志不伸。至于能成王業者，惟人時合也。自晉國內難，七載于茲。桓玄篡逆，虐踰董卓。神怒人怨，其殃積矣。可乘之機，莫過此也。若陛下之神武，經而緯之，驅樂營之卒，接厭亂之饑譬，猶聲發響應，形動影隨，未足比其易也。且江淮南北，戶口無幾，公私戎馬，不過數百。守備之事，蓋亦微矣。若若步騎一萬，建雷霆之舉，卷甲長驅，指臨江會，必望旗草偃，壺漿屬路，跨地數千，眾踰十萬，可亡西羌，強秦北抗大魏，折境開疆，保寧社稷。正在今日。如使後機失會，豪傑復起，梟除桓玄，布惟新之化，遐爾既寧，物無異望，豈惟建葉難屠，江北亦不可冀。機過患生，憂必至矣。天與不取，悔將及焉。惟陛下覽之。晉書載紀慕容德傳又十六國春秋六十三作韓諱誤

韓諱

諱範弟，仕慕容德爲尚書右僕射。

上疏正戶籍

二寇逋誅國恥未雪關西爲豺狼之藪揚越爲鴟鴞之林二京社
稷鞠爲丘墟四祖園陵蕪而不守豈非義夫憤歎之日烈士忘身
之秋而皇室多難威略未振是使長蛇弗翦封豕假息人懷憤慨
常謂一日之安不可一日永久終朝之逸無卒歲之憂陛下中興大
業務在遵養矜遷氓之失土假長復而不役愍黎庶之息肩貴因
循而不擾斯可召保寧于營丘難已經招于秦越今羣凶僭逆實
繁有徒據我三方伺國瑕釁深宜審量虛實大校成敗養兵厲甲
廣農積糧進爲雪恥討寇之資退爲山河萬全之固而百姓因秦
晉之弊迭相蔭冒或百室合戶或千丁共籍依託城社不懼燔燒
公避課役擅爲姦宄損風毀憲法所不容但檢令未宣弗可加戮
今宜隱實黎氓正其編貫庶上增皇朝理物之明下益軍國兵資
之用若蒙採納冀禆山海雖遇商鞅之刑悅縮之害所不辭也

世祖慕容德傳又十
十六國春秋六十三

段暉

暉仕慕容超爲尚書左僕射左軍將軍拒劉裕戰死

稱藩姚興議

太上因楚高祖不迴今陛下嗣守社稷不宜召私親之故而降統天之尊又太樂諸伎皆是前世伶人不可與彼使移風易俗宜掠京口與之

晉書載紀慕容超傳又十六國春秋六十四

張華

華仕慕容德爲給事黃門侍郎中書令超嗣位累遷尚書左僕射

稱藩姚興議

若使侵掠吳邊必成鄰怨此既能往彼亦能來兵連禍結非國之福也昔孫權重黎庶之命屈已召臣魏惠施惜愛子之頭捨志召

尊齊況陛下慈德在秦方寸崩亂宜暫降大號。召至孝之情權
變之道典謨所許。韓範智能迴物辨足傾人昔與姚興俱爲秦太
子中舍人可遣將命降號脩和所謂屈于一人之下伸于萬人之
上也。

晉書載紀慕容超傳又十六國春秋六十四

北燕

馮跋

跋字文起長樂信都人慕容寶僭號。呂爲中衛將軍慕容熙襲
位懼誅逃于山澤尋殺熙立高雲拜使持節侍中都督中外諸
軍事征北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錄尚書事武邑公雲死。呂晉
義熙五年僭卽天王位改元太平至宋元嘉七年死在位二十
二年諡曰文成皇帝廟號太祖。

即位下書

義貴適時不必改作故陳氏代姜不徙齊號宜卽國號曰燕建元

大平十六國春秋九十八

下書葬高雲

昔高祖爲義帝舉哀天下歸其仁吾與高雲義則君臣恩踰兄弟其亡禮葬雲及其妻子立雲廟于墓町置園邑二十家四時供薦

晉書載紀馮跋傳又十六國春秋九十八

下書除前朝苛政

自頃多故事難相尋賦役繁苦百姓困窮宜加寬宥務從簡易前朝苛政皆悉除之守宰當垂仁惠無得侵害百姓蘭臺都官明加澄察

晉書載紀馮跋傳又十六國春秋九十八

下書令民植桑柘

今疆宇無虞百姓富業而田畝荒穢有司不隨時督察欲令家給人足不亦難乎桑柘之益有生之本此土少桑人未見其利可令百姓人植桑一百根柘二十根

晉書載紀馮跋傳又十六國春秋九十八

下書令境內不改葬

聖人制禮送終有度重其衣衾厚其棺槨將何用乎人之亡也精
魂上歸于天骨肉下歸于地朝終夕壞無寒煖之期衣呂錦繡服
呂羅紩寢有知哉厚于送終貴而改葬皆無益于亡者有損于生
是曰祖考因舊立廟皆不改營陵寢申下境內自今皆令奉之晉
載紀馮跋傳又十
六國春秋九十八

下書建大學

武呂平亂文呂經務實國濟俗實所憑焉自頃喪難禮壞樂崩間
間絕諷誦之音後生無庠序之教子衿之歎復興于今豈所呂穆
章風化崇闡斯文可營建大學呂長樂劉軒營丘張城成周翟崇
爲博士郎中簡二千石已下子弟年十三已上敎之晉書載紀馮
跋傳又十六

國春秋
九十八

馮素弗

素弗跋弟化慕容熙爲侍御郎小帳下督高雲僭位。已爲昌黎尹撫軍大將軍封范陽公遷司隸校尉跋僭位。已爲侍中車騎大將軍錄尚書事進大司馬改封遼西公鎮營丘。

樂浪公主下嫁蠕蠕議

前代舊事皆已宗女妻六夷宜許。呂妃嬪之女樂浪公主不宜下
降非類晉書載紀焉跋傳又十六國春秋九十八

賜進士出身二品銜廣東等處提刑按察使司按察使兼管驛傳事務黃岡王毓藻校刊

全晉文卷一百五十終